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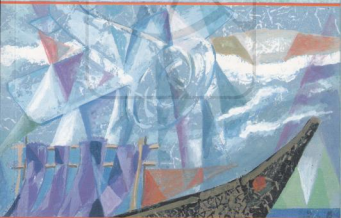
主编：云里风

德麟文丛（第三辑）



那年我回到 马来西亚

陈强华著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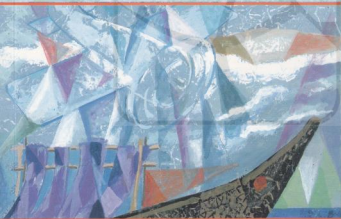
主编：云里凤

德麟文丛（第三辑）



那年我回到 马来西亚

陈强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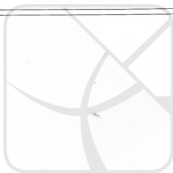
德麟文丛赞助人
拿督斯里张德麟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办

德麟文丛（第三辑）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诗集） 陈强华著



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主办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你的是小童画说市尺的的图什——伊士拉亚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那阵凉意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Blue

刚开始策划著另一次的远逝。

街上霓虹灯暗淡,

在热浪指陈的成病处。

正如预期使物理冷却的因素——

正如预期必须忍受干旱。

在解译的社会广告分类轴上,

要续续给色彩的恩惠。

还有慷慨的情绪,

随着铅印的墨盒蒸发,

经济不景、党争、种族极化——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Blue

适在对民间舆论的喜息,

不可挽回的时间,任其流逝。

在知识的路上遇见一些温和的理想家

迟滞地展开改革计划

大山脚日南高中英文学习组编

8/20/2010 10:00

作者手迹

“德麟文丛” (第三辑)

总序

丹斯里张德麟不但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推动马华文学的热心人士。当我担任大马华文作协副主席及主席期间，每逢作协有举办任何文学活动，他必然慷慨赞助。1994年6月作协改选，我引退让贤，原已决定此后不再过问文学界之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可是有许多文友却不断地鼓励我应继续为马华文学做些有意义的工作，他们认为当前马华文学界的出版业还很低落，所以希望我能够筹募一笔基金，协助文友们出版著作。在盛情难却之下，我乃向丹斯里张德麟征求，请他献捐十万元，作为出版马华文丛的用途，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由于拿督张是我兴安同乡，而我又是现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所以在拿督张的同意下，就把这笔捐款交给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举办。

要有系统地出版马华文学丛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毕竟和举办出版基金不同，在选稿时不但要注意作品的体裁和质量，更要兼顾到新秀的提拔，二者不可偏废。新加坡已故名作家李汝琳先生在五十年代期间曾替青年书局主编了三套“新马文丛”和一套“南方文丛”，几乎网罗了当时新马著名老中青作家的优秀作品，为文学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这种为文学而献身的精神，值得吾人景仰。本人才疏学浅，绝不敢有东施效颦之意，只希望能借助马华文友们的力量，共同来做这项艰难而富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在获得拿督张的捐款之后，我立刻邀请了二十名马华著名作家，成立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大家集思广益，草拟简章，然后公开征稿。为了表示对捐款者的敬意，编委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德麟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此讯在报章公布后，马华文友们的响应非常热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收到了二十七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及儿童文学等，编委会在经过慎重的评审后，决定选取其中的十二部，编为第一辑，于1995年12月正式出版。为了配合第四届马华文学节，我们特地假吉隆坡天

后宫为这套文丛举行推介礼，并于事前征求热心人士认购五百套左右，成绩斐然可观。第一辑的成功，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信心，第二辑申请之作品比第一辑更多，共达 31 部，证明这套文丛获得文友们之支持，但由于数额有限，仅能录取十二部，其余的只好割爱，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马华文学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现在已渐入佳境，华社已改变了以往对它漠不关心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这可由四届马华文学节的成功举行获得证明。我认为要促进马华文学的蓬勃发展，出版基金固然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文丛的出版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获奖的作者今后能更专心创作，第一辑我们征得松柏教育制作有限公司的合作，把整套文丛交给它统筹统办，第二辑则交由新山彩虹出版社出版，这么一来，作者们不但不必为经费而烦恼，更不必为出版及发行的事而操心。我认为作家的心血结晶必须有出版的机会，才能激起他们创作的热忱，进而提升作品的水平。而出版基金则有赖于企业家们的赞助，殆无疑问。换句话说，就是由企业家们出钱，作家们出力，儒、商紧密合作，努力耕耘，那麽马华文学这块园圃，必然会呈现百花齐放的灿烂美景。

新山彩虹出版社是一间规模庞大的出版商，拥有丰富的出版经验，而且发行网健全。第二辑的“德麟文丛”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印量也告增加，面世之后，深受读者之好评。编委会在经过慎重商讨后，决定把第三、四辑的二十四部作品仍交由该出版社负责。丹斯里张德麟对于这套文丛非常重视，已于最近再度献捐十万元给乌鲁冷岳兴会会馆，作为继续出版的用途。

身为德麟文丛的主编，我谨在此向丹斯里张德麟及各位编委们致以由衷的敬意与谢意，并希望读者们能给我们多多的指教与批评。我深信德麟文丛在全马文友们的爱护与支持之下，每年都能顺利出版，为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作出贡献。

云里风

15 / 10 / 1997

目 录

“德麟文丛”(第三辑)总序——云里风	v
--------------------	---

蓝色时期

1984 年终寄给 Blue	3
露天摇滚音乐会	5
和 Blue 一起造梦	7
1986 年春诗	10
怀念	13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15
和 Blue 的电影记忆	17
每句不满都是爱	19
蓝色潜水艇	22
告诉你失业的况味	24
1990 年初寄给 Blue	26
1991 年 5 月 4 日寄给 Blue	29

玫瑰时期

半夜撕纸	35
离骚七章	37
想你至深	41
总会遇见这个人	44
涉猎典籍	46
听我清亮的呼吸	48
漆黑的睡眠清醒	50
颂歌	53
雨夜抒怀	55
爱情童话	57
玫瑰时期开始了	60

类似时期

类似爱情走过	65
类似诗的质料	67
类似散文情怀	71
类似内省经验	73
类似砂砾的快乐	76
类似自设废墟	78
类似温和理想家	80
类似初恋情节	82
类似树的想法	83
类似铁的柔情	85

阳光时期

写给将来的儿子	91
脱落的页片	93
我急着完成一首阳光的诗	96
酝酿为了成形	98
马来西亚离骚	103
他妈的不公平	107
继续做爱	109
日益壮大的颓废	111
我相信大床啊	113
夜间不定的想像	115
沉默已很困倦	117
读《乌叔》直喊他妈的	119
向黑夜敬礼	121
Year, Year, Year.	123
晒记：出发	127

蓝色时期



据说忧郁是蓝色的那种
海是蓝的 爱情也是蓝色的

1984 年终寄给 Blue

Dear Blue 如晤：

时间利用肢体搬运沉重的物体，
我的思想在服役，匆匆征召入伍。
疲惫的夜，
听见有人潜黑在基地外掘土筑壕
然后再填埋，扬长而去

Dear Blue，你看见我吗？
虽然善于思考，也耽于幻想
时间的炮弹归于权势保管，
思索的枪械许久不曾操作，
心情的射靶即将荒芜了……
你都没有看见，Dear Blue

束缚的意志，不能伸张
不敢妄动的欲望，无条件地
服从、遵守与沉默
似乎在整齐划一的阵列里
找不到独特的个人风格

哈！独特的个人风格？
疾愤的灵魂只是一名叛军，

冲破红灯，
和口令发生严重的决裂，
政变，于哗然的群聚里奔出……

Dear Blue 我想笑，笑出声来
思想再度回到部队，
服役，求取充饥的乾粮，
Dear Blue，此刻想找人说话
或抽菸，把气吐出来
心中不会显得冷清而闭塞

Dear Blue 这是一种纯粹持续的心情。
太久了，会形成一种习惯
无以名之，
我的听步没有停过，
只是很规律的操练，
不敢有犯错与创造的想法。

我来，
我去，
我又停驻原地。Dear Blue 啊。

(1985 年 6 月 9 日，星报日报(文艺公园))

露天摇滚音乐会

蛰伏的沉郁在作冬眠，
Blue，谁人的嘶喊传来
窗外的枯树林，化雪了
我的心情跳跃，
急欲赶赴一场露天音乐会。

期待久了，这种情怀
在风气保守的岛屿上
在鼓声还没敲响之前
彻夜不眠，耗散在室内的乐音
还有许多压制的不满……
红灯亮着，电吉他弹响
竟是真实的梦幻啊。

有些起劲地，有些不起劲地舞
我们的偶像在呼喊：
「Yeah Yeah ……………」
频密的彩灯扫射过来
扭曲苍绿的面庞和汗珠
那些我曾经忧虑的，
在脑后幌啊幌，随着强烈节奏

忍不住喜悦面颤抖，失望又颓丧
那是我们一直期待的，Blue
在阁楼，在一九八四年夏天
感觉亲临异国的露天摇滚音乐会
唱片转了一回，又一回
经济不景，我毕业回国
街市流行党争、种族两极化问题
还有那首 We are the World……
是的，唱片转了一回，
又一回

环视周遭过多的冷漠
相对于日渐萎缩的关怀
暗暗地叹息，Blue
还不如出去呼喊
随着歌声摆动
没有人说浪费，而渐渐聚集
战争永远在远方，
时间永远在这里。

廿世纪即将结束，
我没有理想太迟。
进入露天摇滚音乐会
Blue 啊，我的知己
那才是坦率的所在

期待久了，这种情怀
已经批伐着我们后天的嫌恶。

(1985年11月号，南风389期)

和 Blue 一起造梦

造梦的鹰架仍旧坚固。

石在，火种在。

梦在，理想在。

剧场设在最明亮的角落

光影记录着

叹息、欢愉与伤痛

Blue 啊，私自制定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法典中特别强调

生活剧场，Blue

我们排演最初的相聚，

紧抓离别的眼泪，

结束，落幕

Blue 啊，落地长镜

全然地展现，逝去的日子

讨论田纳西·威廉的剧本

三个男人走来，

第二幕第二景，女人诵诗：

「心情是一团绒线被猫嬉戏……」

颓丧，繁复的失恋情结。
忠贞脆弱的女子患病
一个男子步向军旅
普通男子在办公室抄写
痴情男子喜欢编辑工作
三个男人又走上台来，
占据舞台的各个方位，Blue 啊
类似故事并没有结束

这么说，四个朋友
进行晦涩的故事架构
至今仍留一抹清香记忆，
最后的情节尚未构思啊！

造梦有别于做梦，一直地强调
细心策划、精致操作
构造梦的轮廓和支柱
徘徊在剧场的殿前
欣悦地观看音乐会的海报

我们曾尝试拥有一个摇滚乐队
呐喊着、抒情着、感伤过
也奋发过
在平淡的剧里
摇滚着激情的过场
歌颂着一种无名的困惑

Blue，黑暗是无尽头的
演完这场，就要亮灯
剧本不断地删改、誊写

即兴地演出
生涩的表情，疏于练习
像你遗忘写信和我争辩

Blue，每个夜晚闭眼时
感觉平躺在寂寥的舞台
我继续沉思，我想
我又有新的想法了
让我果敢地赤裸裸露，或模拟

其实刻意地雕饰，
常抓不住轻酒的神韵
Blue，我们要勇敢
新的想法，
必须果敢地赤裸裸露
(他妈的，尿急。)

(稿于 1985 年 8 月 16 日，蕉风)
(1985 年 11 月号蕉风 389 期)

1986 年春诗

——写给亲爱的 B

1

心的寂寞地带消隐
一九八六年以优雅手势
轻轻掀起一朵花开
我迅速的，啊，兴奋
勃勃写下第一首诗。

即刻忘记杨绎的诗：
「那里便是没有爱的死去已久的地球。」
我的怅惘曾经成形，成岩

没有爱的死去已久的地球死去，
活在热带，喜悦于太阳、花朵、河流
心的寂寞地带消隐
我们酝酿着甜蜜的爱情。

我们酝酿着甜蜜的爱情啊，
倦怠松绑，疲累散尽
所有的绝望都有转换，
时间有了新的演绎，
我学习辨认、运用

春天的象徵与寓言。

思想整理，重新出发
往幸福华丽的地域，
在一九八六年，开始有了周全计划
为你写诗，
爱你

2

摊开，逝去的像一本厚甸甸的书，
生活低陷宛若沼泽，
旧一章的爱情剥落。

昔日无法凝住于固定的焦点，
在爱情的领域里，
我适于做个失败的探险家。
岛屿、城镇、乡野
停驻不久的港湾，
漂流过的灯火与云雾，
确实的爱情必然蕴有，

必然蕴有完美与破灭，
同时我的浪漫时期已过去。
温和的理想家，耽于感情

耽于感情，生命明显结实
务求大地一般的平实
我将谨慎地避免，
涉入迷离。
曾经很长时间，陷入虚无的倾向

迟疑生命价值，
风吹过，热忱的光泽渐次淡落

很长时间，我在寻找
有了广阔想像、态度
现在走出隐痛，一九八六年
努力忘记，
厘定目标，
改写爱情。

(1986 年 2 月 2 日·《沙洲》新明日报)

怀念

我们就是这样分离的，Blue
当我把最后的想念紧锁上，
并把记忆箱子，邮寄出去的时候
便开始下雨了。

Blue，我们是如何认识的，
当你把最初的善美舒伸，
我不自觉地把心遗失，
落在敏感的经纬线上，
美丽的蝴蝶结松了吗？
Blue啊，是我放任着爱情的炽热，
而你对未来的惶惑。

我揣在怀里太久了，
仍可以让你感觉暖和的体温，
一个心纠缠的结，后来
后来又松散、解脱

Blue，我们就是这样分离的
同样的内心受割裂，
忍不住脱口而出的叹息，

在半空中急速地掉落，一如泪水
一下雨

(1986年2月2日，(星城)星洲日报)



那年 我回到马来西亚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Blue
再开始策划着另一次的远游。
街上霓虹灯暗淡，
在怒涛指陈的风雨处，
正如预期使我理想冷却的因素……

正如预期必须整坐斗室，
在稀疏的社会广告分类版上，
寻找缤纷色彩的遐想。
而我炽热的情绪，
随着铅印的墨字高涨，
经济不景、竞争、种族极化……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Blue
适应对民间生疏的善意
不可挽回的时间，任其遥远
在知识的路上遇见一些温和的理想家，
迟缓地展开改革计划

曾经伤及我灵魂的筋骨，
眼前的，因此痛至心肺

相似的眉目，稠浓的血缘
权益纷争，为浅薄的私利树敌
在这土地进行类似的活动。

在朋友失业，
或是结婚，生了孩子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Blue 啊
真的回来了，摆起理想的蓝图，
开始知道奋斗、和命运纠纷
开始感觉自己渐渐喜欢重型摇滚乐

偶尔也写诗，无谓地呐喊
然后揉烂，或搭飞机或船
抛进热带滂沱的雨量中
开始有了期待、驯良地
和着阴凉的雨意睡去……

(1986年6月号，蕉风392)

和 Blue 的电影记忆

快乐沉淀带来丰盛的能力，
我沿着缤纷街景走下去，

我们从哀伤的法国电影，
或是缓慢的日本电影走出来，
在街上吵嚷、竞跑
在快餐店争辩，
让喜悦难按于怀。

年逝后仍坚持它是最美丽的色彩，
为此和人辩驳，Blue 啊
虽然在今天是显得不太肯定。

根据的只有一个原则：
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适用于意念或影像，
这些深藏的，
不可言谄的部分且自由酣畅。

热爱超现实主义，
在黑暗的戏院里，

寻找合理的结局，
从而试图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沿着缤纷街景走下去，
存着破坏性倾向，
甚于创作冲动。
规范、传统、成见
属向天边的石子
褒扬是率性真情，
我一直坚持的美德。
运用黑色幽默，
对神秘莫测事物多一分关注，
维护那一切被侮辱的。

我沿着缤纷的街景走下去，
回想在电影中可以学习的，
所谓智慧、所谓爱……

(稿于 1985 年 8 月 22 日)

(1986 年 7 月号·蕉风 393)

每句不满都是爱

抬头望，总有一些灰色的天空
故意遮盖我晴日般的心情，
人们低头行走，
从市面上吹起的经济不景气风，
疲惫着他们的脉搏，
日落前的晚餐显得寂寥。

如果我们将终老于此，Dear Blue
消耗这整整的一生
继续前进、风夜策划
虽知并不能得到相对的回报。
心中积蓄的不满，
要用甚么方式排遣，

气压低沉地覆盖下来，
庙宇香火鼎盛，
酒吧门庭若市，
心中积压的不满，
仿佛霪雨前的天空。

十字路口，我们走向

所有的情绪出发，
红绿灯失灵，
造成空前的混乱。

基于爱，我们不满
一切都太安于现状
不甘于终止，这场进化
一定要继续下去，Dear Blue
相信一个人在相信的时候，
特别勇敢行事，
努力于全所未有的思考与分析。

不满，所以我们爱，
倾全力于奔跑，
前方草木生长，
钢琴叮叮咚咚，
情感脆弱，执迷于停止的时间
或是沉溺在时间的深渊里。

贫瘠的年岁，Dear Blue
来自浓浊的叹息，
谁试图狙击暗淡的时日？
整个城市调高的速度，
Blue 啊，我们执手相行
将路过我们最喜欢的花园，
百花招展，固守各自的美丽。

焚毁忧愁的诗句，
抬头望，天空一定会转变
把心中纳闷深深一吐，

到达一个，回不来的高度。

我们必将终老于此，Blue
在有限的领域生存，
最后，我们都结婚了
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纳税、团结、和平共处
根据标语。

根据标语，
一种年轻时曾十分熟悉，
十分绷紧的不满情绪，
最终将一一溃散，
而且都转为爱。

（稿于1985年11月20日）

（1986年7月号，蕉风393）

蓝色潜水艇

——赠挚爱的 Blue

你是一座辽阔的海洋
饲养快乐的鱼群
种植健康的水草
礁丛是排坚厚的绿屏风
隔着流言，与一切的不快

昨夜我是一艘潜水艇
故意潜入你的水域
航行在敏感的情感微波
据说忧郁是蓝色的那种
海是蓝的，爱情也是蓝的

Oh, Blue Submarine

Oh, Blue Submarine

让我自由遨游

让我即刻停驻

在你心海的寂寞地带

Oh, Blue Submarine

Oh, Blue Submarine

遇到浪潮也好

撞到水雷也好
绝不能阻挡我的爱情

(稿于1987年8月16日)

(1988年8月22日·《沙洲》新明日报)



告诉你失业的况味

告诉你失业的况味

为了那分得来不易的闲情
曾经绷紧的神经松了发条
卧在日头可照进来的床上
偷阅蜘蛛营造的故事情节
蚊子，请在日落前回去吧

为了那分闲情

Blue 啊，上司的狗嘴吐出假牙
停止和我讨论效率及其他女子
僵硬的笑容贴在下巴
脸庞像未开发的荒地

为了闲情

我又和良知发生口角
因饥饿走进美术馆
在每幅富饶的画面驻足
我的确很穷，Blue 啊
冷气汹涌地窜入宽袖

为了闲情

荒废已久的想像事业
整顿后，注入知识集团的力量
连夜重新开工
Blue 啊，可以提供一线光明吗？
我正为理想设计宝库

得来不易，这分闲情
将驻进我的生活，或许只是暂时
那些长久聒噪的忙碌
都沉默
我也是
Blue 啊，告诉你失业的况味
因为在寻觅
我会找到你
一定找到你

（稿于 1989 年 2 月 2 日）

（1989 年 3 月号，蕉风 424 期）



1990 年初 寄给 Blue

Dear Blue，我在这里，
大概还不是最坏吧！

爸爸今年五十六岁，
妈妈，四十八
我已三十而立。
去年五月十四结婚，
每月供屋四百元、期限十五年
门前有棵芒果树，
可让我们在树荫下做梦。
左边邻居因移民迁走了。
这里的生活，
大概还不是最坏吧！

我在这里，Dear Blue
担任华文独立中学的教员，
终日孔子曰孟子说我讲，
从早讲到午，只喝几口茶
五千年的火把要传承。
月薪七百元，扣掉万字票钱
民族教育千万不可断。

替人补习还是要继续。
这样的职业，
大概还不是最坏吧！

Dear Blue，我在这里
也和人群一样大声讲话，
在咖啡店批评议论，
在菜市场指指点点，
像绿头苍蝇；
发出嗡嗡、嗡嗡。
偶尔写诗，写读者投书
都贴在副刊的屁眼。
这样的抒情，
大概还不是最坏吧！

我在这里，Dear Blue
将会有我们的孩子，
妻说：“让他念英校吧！
今天就开始储蓄
将来他也能出国留学，
和你一样，念教育。”
存够钱，就打算迁移
从不沮丧、自暴自弃
这大概还不是最坏的。

Dear Blue，我在这里，
阅读几十种报章杂志，
扩张心灵的雷达；
只收到一种频率。
印裔邻居说：“我们也一样。”

做枝束缚的天线摇摆吧！

我在这里，

大概还不是最坏的！

（稿于 1990 年 3 月 14 日，大山脚）

（1990 年 4 月 26 日，〈南洋文艺〉南洋商报）



1991年5月4日 寄给 Blue



Dear Blue 如晤：
每月初愁遽如潮汐起落
刚去邮局缴水电费
去金融公司还贷款
偶尔收到微薄稿酬
存藏一个不忍消费的梦
女儿的奶粉已喝完
我的诗句尚未草稿
每个字句都是刻意经营的生活
Blue 啊，我愿意这样
我不愿在任何地方弯腰
因为弯腰，就会说谎

Blue 啊，你知道我要求许多
也许我要求一切
每天无尽沉坠的黑暗
和每一次攀登的喜悦
生命总会有这个陡峭的时辰

我们从中匆匆而来

我们从中急急离去
Blue 啊，累于尚未完成的一切
因为不满上街示威游行
我们如捆似绑地前进这艰辛生涯
有如企鹅的笨拙步伐

因为爱与真理散发传单我们
书写晦涩诗句这朦胧的前景
有如孤舟夜航
因为创新编印没销路的诗刊
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字道德
诗人改行去当流动摊贩了
我们的诗刊未诞生即夭折

Blue 啊，绝对怀疑主义者数量
与日增涨如列队前进的蚂蚁
没有信仰与主张他们纵容
对于存在不作侵略占有
和他们同一屋檐下
虽然拥挤却感到虚寒
Blue 啊，是我们这个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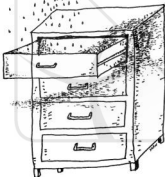
朋友创办“无政府主义酒吧”
充满挫折、沮丧、幻想犹豫的时代
如果胡适蔡元培等人
都落脚这里，成为邻居
他们是否会先愁虑
赶在月初的分期付款
水电费保险费伙食费随声附和
如果胡适蔡元培等人

都活在我们的时代
Blue 啊，我们是否浩浩荡荡
写抗议、悲观且多义的诗
还坚持正义理想
在风渍的白纸上
Blue 啊，是我们这个时代

(1991年10月29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玫瑰 时期



曾经封锁的梦境
只允许你
一个人进来

半夜撕纸

一把锐利的刀片，
一瓣瓣的心绪哭泣。
所有美好的文字，
被肢离，堆积在角落。

不能擦掉的创痛，
渲染在纸上，背负着沉重的伤啊，
一如无法投递的思念，
在心中隐藏，躲藏着甜蜜的恋啊，
一如夜半拥被而起，
清寒的孤零围拥过来，
只想给你写一首诗。
太久了，婉约的诗风，
只为你沉吟至今。
难以解释，隔绝千万里，
你在遥远的地方沉默无语。
窗外的蛙鸣呱呱，
收音机滋滋发响

用一把锐利的刀片，
在诗笺上尽情割裂。

所有美好的文字被肢离，
宛如心中庞大的意念，未竟的理想，
无法舒展，而屈服，
无边际的困顿掩袭过来。
半夜撕纸，声音有很多巨大。

(1985年5月5日，《星城》星洲日报)



离骚七章

第一章

关于爱，诗人
一袭自溺的楚楚衣冠，
苏醒後，灵魂仍旧感时忧国？
仍旧赶不上如飞的光阴，
恐惧飞驰的岁月不假以年寿，
清晨拔取土丘上的木兰，
黄昏采集洲渚中的宿莽。

第二章

关于我的爱，诗人
那袭褪色的风衣在人海中隐现
逆溯而上，追寻佩兰带玉之士
南方美好的故土，或是梦
或是梦中的白芷和宿莽
推开星光，有时一丁点的月

沿着露湿的路径，
日常迷你巴士，在红绿间
反反复复地停止与前进
我穿过纷扰的唐人街流域，
密集的躯肉，疏远的心啊。

吆喝起落，空洞如蝉鸣
找不到佩兰带玉之士，
不死的诗心绞成一团痛。

第三章

关于爱，诗人
我是一株无言的树木，
树荫下睡醒的人谈论党争，
(只是争玩具吗？
精明的父亲将没收玩具。)
我是一株无言的树木，
忧郁风吹，飘落一片青涩的泪。

第四章

关于我的爱，诗人
假如一畦畦香草峻茂，
心田里伺机着收获啊，
偏偏蝗祸侵袭
要到那座芜秽中找寻美质呢？
绚丽的彩霞纷饰向晚的天空
我可喜心胸留着一方净土

我的忧愁，抑制的愤懑
欲诉无人能懂的困惑。
逐渐燃烧，逐渐又熄灭
诗人啊，我无力的抗辩
都发泄成诗，点把火
用火去诠释，让风朗读
等待泥土埋葬！

时代沉默，
无人指示如何重新走向晴朗的南方？
苏醒的灵魂茕独地行吟，
清晨拨取土丘上的木兰，
黄昏采集洲渚中的宿莽；
高高高的冠冕，长长长的佩剑
孤独仍旧孤独。

第五章

关于爱，诗人
隔着万重山，
你在河的上游，
我在河的支流。
岸上椰子树招摇，
热带松鼠犹豫，菖蒲风乾
女子在浣洗春纱，
纱笼挂在竹干晒。
(谁在乎竹篱黄菊呢？)

第六章

关于我的爱，诗人
一双疲惫的脚，还未停歇
一颗发烫的脑，仍须转动
一团滚热的爱，继续流传
五月的诗魂啊，我呼唤你
我传述着你的真理，
我继续写着我的诗。

第七章

关于爱，诗人
四周沉默，
我就变成唯一说得最大声，
也是说最多话的人。
我不想再说了。

诗人，我不想再写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三日，《文林》中国报）



想你至深

1.

黑夜调高的鼾息，
煽惑我，关最后一盏灯
诱我陷入沼泽般的睡眠。
而你悄悄浮现，
抽离我思念底层的杂质，
寂静宛若一片雪景。

你是不经意的，
重新触及令人怀念的苦楚；
曾经疲累的感觉，
随着气流与风向消失。
最初的星光与雨露，
再铺满窗外的石阶。

也许你固执、在意
也许你甚么都没有
心情因孤寂，焦虑起来
我欲乘着滑翔机，
顺着思想的斜坡，
利用一些超速度，
冒险与善忌的云层相撞的危险

不容易，这种想你的速度
在更深的夜里，
无力感发挥最大功能；
电话机假装睡着了。
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才入睡，又被思念的虱子咬醒
高踞桌上，整理欲送你的诗
爱人，我想回到你身边。

给我一些缓冲时间，
滑翔机今夜启程。
思念又回复往昔的玫瑰花香。

2.
进入大厦的升降间，一个人
顺畅地进入整座大厦的心。
思念维系着你，此刻
请用灯讯暗示，
诠释爱情莅临，
允许我进入你的大厦、停驻
摁下，住你的心的电钮

(1986年6月8日，〈星城〉)

3.

想你至深，临睡前
舒一口气，让风吹送
案几上假寐的深情人
感觉微寒，坐起
向南窗观望

星子灿然，散开梦的结晶
天空是没有方位的，
想你至深，化妆的天使飘来
舞动我削弱的笔尖
封锁浅低的睡意
开启缀满甜蜜的心田

想你至深，心绞紧了
黑夜在里头，
必须要有人和我谈话
努力把肺叶的烟气吐出来
维持我最后的想像
大漠似烟直，回旋直上风层
重新流转至你窗前

窗格充满了光

(1985年6月23日，《年轻人的》新明)

总会遇见这个人

总会遇见这个人，
陌生的语言，异国街巷。
在迅速间变得流畅，
流畅是一种熟悉的练习。
风沙厚积，只要一抹，
散落在破损的布鞋旁，
又回归平静的大地了。

这个人，来自日落的地方，
没有刻意，风吹过，
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理由，
和我，放下行囊，
执起一杯微温的清茶。

太久蓄意的漂泊，
太累倦的孤独，
总期望遇见这个人，
这个城市，和我隔绝，
人流拥挤，与我类似，
精神上一致的，这个人，
走得那么远，
又靠得那么近。

总期望遇见这个人，
所以喜悦智慧与爱，
将是我下一本新诗集的主题，
这个人，喜爱填字游戏，
背诵节奏缓慢的方块字，
我们还继承着优秀的抒情传统啊。

水壶在炉火中噗噗烧开，
是的，年青的激情，
也会在无限的滚热后转凉，
在冰冷扩展前，
总会想见这个人，
相携至沮丧的窗前，
以茶舒畅郁闷心事。
和我，这个人，
在同一屋檐下，
厮守着灵感的莅临，
而影子在移动间缩短，消逝……

执着最初的诚意守望，
总期望遇见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会来，
请相信愚笨的等待。

（稿于1985年7月7日，八打灵）

（1985年7月21日，《沙洲》新明日报）

涉猎典籍

我们做好约定

做好涉猎典籍的长远计划
接受智慧、拒绝愚行
在知识的航程中，
感性颠簸、知性燃烧
推动理性的束缚。

(我们终于看到，眼泪
映照中罗马的石垣崩裂，
美国西部小镇被暴雨摧打
巴黎的香槟出瓮了，
我们悄然掩上……………)

我们做好约定

涉猎典籍的蓝图，
灵魂洗礼，洗涤陈俗的尘埃
随手抓一束地球浸湿的经纬
向理想的空域撒一座彩虹
再归还给唐朝女子浣洗的丝帕

(我们可以听到，
历史上不灭的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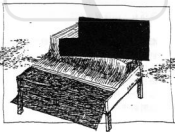
希腊星空下的夜语，
中国英雄不轻弹的泪，
流在血中，滴下
我们竖立耳尖，
露珠无声地滚落……………)

我们说好，携手
涉猎典籍浩大的园地
有了可远眺的景色
还有回首时固定的风景线
跨越高起的栅栏，星光初透
编织饱满的冥想。

我们应诺，拥抱典籍的荣耀
保持闪亮的冠巾，
束紧末世的颓丧。

（稿于 1985 年 5 月 28 日，八打灵）

（1985 年 9 月 1 日，（文艺公园）星棋日报）



听我清亮的呼吸

听我清亮的呼吸，在每个早晨
请相信林木散发出的气息，
飞翔的雀鸟，流动的意象
铺陈在天空的诗句里，
透过小说的枝桠，
呈现着多么广阔的白昼情节啊

相约一段温静用心的日子
听我清亮的呼吸，请相信
「雅歌」里百合花的幽香，
氤游入烟雨后的梦境啊，
金黄阳光击鼓的手
挥摆着，挥摆着，射发万箭

潮湿的精灵，惊悸于耕地的歌声
创伤逃逝，闷雷打响
混浅烟火，累叠堆积
请相信我，听我清亮的呼吸
靠拢我的驱体，血热体温
脉膊韵律，传达着刚烈的爱情啊

听我清亮的呼吸，在每个夜晚
请相信石头，最坚固的见证
天地旋将静寂，
最后一场雨季，
悠闲地跨越屋群平和的光泽
呵，一切喧嚣将从泥层的芽苗抽发

听我清亮的呼吸，向我
我急迫的思念，正向
你

(稿于 1985 年 5 月 21 日·八打灵)

(1985 年 10 月 14 日·《文艺公园》星洲日报)

漆黑的睡眠清醒

I 一九八五年版本

漆黑的睡眠凑进来
攀沿至胸前的第一颗钮扣
我推起来不及彩排的梦
香馥飘渺在彩虹高架

睁开眼睛，用力
拨开落叶覆盖的思路
许多窗户灯亮着
你的阁楼尚未熄灯
为我读《石头记》吗？
一定是精灵窥伺梦的故事
把柔美的韵致抽离
宛若游鱼上岸，睡意颠簸
跟随奇进的火车
辗醒北上的轨道

我真的无法阻止自己
呼吸、思想以及爱情
天地间储存的感性

眉宇间神采，肯然地说：
「爱你，在未全然睡去之前。」
谁也无法阻止
上紧发条的闹钟不能
编枕木床不能
不能束缚的爱恋
赶不上阻止自己，你应知悉

你应知悉，精神活泼
最用心经营的
自称爱情的理想主义者
如萤在恋爱里追逐火光
在狂热中焚烧短暂一生

我是萤于耿耿不寐夜央
漆黑的睡眠凑过来
攀沿至胸前最后一颗纽扣
风缓缓吹来，喃喃地说：
「爱你，在未全然睡去之前。」

II 一九八九年全新版本

我是萤于耿耿不寐夜央
漆黑的睡眠凑进来
我的思维千万不能停工
为生活的编辑赶写长诗
换取饭桌上的青菜豆腐
尿急，都是这个时候
我想，快养成习惯了

是真的养成这种习惯
工作累了，思想倦了
还读什么书呢？
把身子翻过来
还清房屋贷款
水电费账单放在书桌
保险费医药费维修费
把身子翻过去
生活程序排列成队
用时间去检阅吧！

漆黑的睡眠凑过来
我真的无法阻止自己
呼吸、思想以及爱情
翻来覆去
索性爬起
你说：「记得关灯，呵
又忘了吃药丸。」
睡吧，全然地睡去
不用再想起什么

记得关灯
漆黑的睡眠凑进来
来，让我们相拥
还有我们未成形的儿女

（稿于 1989 年 9 月 9 日，大山脚）

（1990 年 2 月 12 日，南洋商报）

颂歌

远处黑夜和死亡联袂歌唱
我们一直感觉，渐渐逼进
耳叶欲裂，充斥着恐惧与叹息

我们紧偎，顶着繁华千盏
不是我们，叹息像凋谢的花
我们歌唱，时代的鼓声动乱
绝对不是，瘦躯负荷历史感
我们迟疑，爱情终是最后到
抗拒说不，我们歌颂着爱情。

我们歌颂着爱情啊
现实不屑地说：

「梦幻，在云泽边缘迷失
T. S. ELIOT 书写自己，也写他的时代。」

天际回响微弱的叹息
我们痛恨世界的经济不景，
一如疾愤相同血水与忧伤的纷争
情人流泪，衰老
我们歌颂着爱情啊

期待歌声更宏亮
我们歌颂着爱情啊，
莫猜臆德行沦落后，
谁将保住纯净的想法？
我们痛恨别人施压的重量
在隐形天平上显得不平衡

远处黑夜和死亡联袂歌唱
且渐渐逼近，渐渐逼近
的确需要英雄形象突出
狙击僵固想法
改革条规，书写明白：
「归结横行罪恶，
时代留块空白，
供我们恋爱去。」

谁将畏惧？在未成形的暮晚
请大声喊住这世界
我们勇敢地歌颂爱情
我们歌颂着爱情啊！

(1985年12月22日，《星城》星洲日报)

雨夜抒怀

诗人说：

「忧郁是消沉的热诚
关于我的灵魂，请相信
那始终不变的部分……」

如果雨水能冲刷时日的风刻
那始终不变的部分
逐渐加深刻划，然后腐蚀
旷废了，流去的再也抓不回
我黯沉的心室，玫瑰枯萎
紧闭窗户，失去光影分明
又下雨，每个早晨醒来
醒来的心情，冰冷浇湿了。

浇湿了，我说：

「忧郁真是消沉的热诚
关于我的灵魂，请相信
那始终不变的部分……」

感谢那位诗人，赐我坚持的力量
黑暗围拢，凝聚我破败的梦啊！

雨落在厚重的屋瓦上
千军万马，扬尘奔驰
出发前充沛的精神
有一千个理想要实现
有一万个苦难要消除
半壁灿烂，云彩飞扬
雨落在炽热的意志上
醒来的心情，又是个下雨天

下雨天，我还说：
「忧郁真是消沉的热诚
关于我的理想（未竟的理想
啊！）请相信
那始终不变的部分……」

（1985年12月22日，星洲日报《文艺公园》）

爱情童话

1. 而找不到她的鞋

而她的鞋，
并没有遗落在石阶上。

根据童话，
她刻意把鞋掉在石阶上，
在十二响钟声敲响之前，
旋转着层层的花裙，整个晚上

根据童话，
我爱上她，
终于登门造访，
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事实上，我没有找到鞋，
或许鞋被老鼠咬走了，
或许她和南瓜消失在风中，
或许她坚持保守着隐密的行踪，
或许我是迟到了。

我没有找到鞋，
带着微微愁虑回家。
在星光路上，盘算
下一次的华丽舞会。

根据童话，
她虽然依依不舍，假装跌倒
对于流言，爱情流露
从惊惶中，力求镇定
然后再把一只鞋留下

当然，在城中的舞会
我深爱的女子，
她一直都不爱我。

2. 倾头把自己吻醒

就好像巫婆许下的恶咒：
孤独的水永远孤独，
沉迷的不会醒来；
她的睡梦一直持续不断。

她是我见过，
最美的女子。
在森林里梳着长长的头发，
歌声在风响中流出清晰的音质，
雀鸟围绕，她笑得如红嫣的草莓。

起先，她在睡梦边缘
离我太遥远了，
我倾力赶路，在地平线上挪移
远航的云彩，
为我分辨方向。

她的睡梦一直持续不断，
我倾下头，深情一吻；
把自己吵醒了。

(1986年5月4日，《星城》星洲日报)



玫瑰时期开始了

曾经封锁的梦境，
谁也不许进来，
昨夜，更早的昨夜
流逝的，摺叠的
唯一重复不断的主题，
是沉甸的孤独往事。

曾经是自己乐团的指挥，
玩着自己的乐器，
调起自己的高音，还有位置
然后走下台，
充当最热诚的观众，
给予掌声，与拥抱。

除了免费的孤寂，
我一无所有。
这是满足的慰藉，
抽不同牌子的烟，
有不同的想法，
交相异的女朋友，
有不同的抒情方式。

生命在单人床上辗转，
我想不能再写诗。

男人全部的无聊，
曾经袒开胸膛，
纠缠酒气肠胃，
而叹息沉落，
黑色话筒等待远方的声音，
整座花园等待喧哗的色彩。
偏偏严守着梦域的城池，
谁也不许进来，
谁也不许。

那并不是最后的，
显然是你的了悟，
慢慢开启我们忧郁的极限，
我深深爱悦，
写诗反变得奢侈起来。
满座花园的色彩回来，
象微派复苏，
早晨，微微苏醒的
仿佛有白鸽飞过，停驻
日落，谁会迷失方向
说不定有更好的建议，
想你的路上，
万朵灯火辉煌开放。
清澄月光，我们共拥
天地间的一片寂寞。

玫瑰时期开始了，真的
曾经封锁的梦境，
只允许你，
一个人进来。

（稿于 1986 年 5 月 22 日，八打灵）

（1986 年 7 月 23 日，《南洋文艺》南洋商报）



类似时期



类似许许多多微小的砂砾
享受着阳光雨露 与月光

类似爱情走过

而那时

我最相信地心吸力了。

你抄写夏字诗句，
只是为了安慰自己。

「写你的名字，
只是为了擦掉。」

微笑，装着是个好天气
惊讶于这许多，
来不及留意的云霞。

类似爱情走过

一朵玫瑰在白瓷瓶枯萎。

我看灰蓝的衬衫，坐在暗处
乾燥的樟脑气味，

不能停止传递

思想不能停止，难以置信的
蓄意的遗忘，

竟是无心的记取。

或者生命的深处有水泉

深情时，总会抗拒
一些什么
如早雨抗拒洒落。

而我忍不住的想念，
再也忍不住的泪，
在无人处悄悄滑落。

（稿于1985年7月7日，八打灵）

（1985年7月14日，《沙洲》新明日报）



类似诗的质料

● 笔记 1：书橱



层 拜伦
层 普希金
寂 徐志摩
静 李白
的 余光中
尘 郑愁予
埃 杨牧
, 痼疾
还 (蟑螂, 钻动于屏风中)
有 罗智成
老 杨泽
掉 陈强华
的 银行存摺
蜘蛛 提款单
蛛 计算机
 护照

发黄的稿纸
发油

蚂蚁
悠
闲
地
爬
过
·
成
群
的
蚂
蚁

● 笔记 2：备忘录

今日事，今日毕

①矿泉水

②玫瑰

③邮票（不是鸟的，有花草的）

④重抄诗，寄给傅承得编的文艺版

⑤听我清亮的呼吸

⑥涉猎典籍

⑦雨夜书怀

⑧和 Blue 一起造梦的日子

⑨肉食主义者

★准时上班，记得打卡。（他妈的人事部）

★向阿宝借钱。（追林欠我的 RM5.00）

回信：

①爸妈（归期、车票……）

②老情人（哈，记得要画心）

★临睡前，读一段「红楼梦」或圣经

★ * 多多读书，尤其是好的。

● 笔记 3：冥想手册

石头

玛瑙、喜马拉雅山

树桐

年轮

流逝，时间

爱情，粉红的睡枕

非洲黑人
水蛭，马来斑顿
草食动物
矿泉水、玫瑰露、鲜奶
阿米巴
热带、雨林
把枕头拿去晒
换枕套，他妈的手淫
关灯
羽毛

● 笔记 4：意象群

与我们类似的人
惊讶于这许多
气味、枯草、牛

托起整个地球
把山推掉
剩下的是海
别再流泪
地球的十分之一
竟是海洋

有泉水处，传递爱情，
蔷薇总是绽放。
跨越的桥梁通两岸
梦与天空的羊群，

嚼着呈现僵局的草
牧羊人
哼着风的歌

(1985年8月25日·《文艺公园》星洲日报)



类似散文情怀

恐怕不能直接传达给你，
你总是那样垂头丧气。
对诗，对事
都一样不理。

渐渐不喜欢浓缩的诗句，
精密的文思，
单薄的意象，
参杂稀疏的情节，
似乎显得没有力量。

告诉你，一切倦累
都是无从说起的苦痛。
我们生存着，
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不快。

直接地告诉你，
无须隐度。
象徵、暗示、移情
只是像冰一样凝固。

很怕你不了解，
急切地要你知道，
心中话、不满事
或是和风一样的语言。

渐渐不喜欢浓缩的诗句，
多层的含义。
透不进闭塞的思维里；
隐藏着的目的断翅。

恐怕你不再喜欢诗，
贵族血统的文体；
逐渐消失，再过若干年
我们随着历史学家，
在风中追寻残缺的韵脚。

念此际你在限制的空间
忽想起警句。
凝聚在挥不起的右手。
恐怕不能直接传达给你，
你总是那样垂头丧气。

（1986年9月11日，《沙洲》新明日报）

类似内省经验

整个半岛酣睡后，
此起彼落的鼻息声，
继续调高其频率。
我是善于幻想，
把梦翻覆起来，
与黑暗决裂的那个人。

是的，那是无意义的，
如果我曾在诗中有点甚么，
都是因为这个时代。
超越经纬线，逐渐扩大
无局限地扩张的哀愁啊，
一如水不会溢满的井。

松弛的节奏，
不押韵的句子，
重复着相似的风格，
我耽于成功的自溺。
还没有迅速长大，
我急于勉励自己，
读过的好诗佳句：

就急速地把它忘记。

大提琴随想曲中，
泄出阴郁的心曲。
曾经狙击、驱逐贫穷的日子
没有作品诞生，
生命停止跳动，模糊的脸
在平淡顿挫的空气中
显得更潦草。

我总是强烈要求自己，
达到知识的结构，
孕育健康的诗作。
时间在颠簸中，未曾停驻
在新整理的诗集

重新整理的诗集
封面设计改为朴素、色彩浅淡
坚持保留从前 的温柔敦厚。
这样自信独断于精致的美学，
为它设定的音节，
可以击鼓舞蹈，多少年的刻意
多年刻意追求明朗，
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生命。

号角激昂地吹起，
我总是强烈要求自己，
清晰统整、分门归类
思绪不绝的丝缕，
缠着思考的线轴。

抒发理想的狂热，
蒸腾到达回不来的高度
回不来，还永远高悬。

别讶然于这种改变，
一向来的自我，
已作好稳牢的奠基。
沉默，在器闹前，
作喷水的力度；
打开曾经封锁的思想。
整个半岛在阳光中展现，
我勇敢交出作品。
有了所谓的主张及原理，
我善于想像，
我存在，我思考，

别讶然于这种革新，
当我从宿醉輾醒来，
从深陷的泥沼中跃起。

（稿于 1985 年 8 月 15 日）

（1986 年 12 月号，南风 398 期）

类似砂砾的快乐

这样子躺着，长长的海滩上
醒来发现自己是一枚砂砾
类似许许多多微小的砂砾
享受着阳光雨露，与月光

这样子躺着
其实并不是永远的沉默
在风中唱歌
与浪涛游戏
高兴到那里
就飞到那里

像我这样子躺着
无需名字姓氏
无需籍贯血缘
无需分期付款
无需缴收入税

我这样子一直躺着
砂砾与砂砾温婉的相依
和大地的命脉一起呼吸
平坦，为了铺摊

一条路展向前头

醒来发现自己是一枚砂砾
在阳光下，我们是流动的
一切看似凝固却都是流动
把视线踟蹰于远方的花园
能容许各类花种展现缤纷

其实也不是无力的沉溺
爬不起来啊，等待风起
吐露秘密在天地间
喊着，纷纷坠落
千疮万孔，等待
风起

是尘砂，就躺在土地的胸怀
一棵树，一株草
往下扎根
向上开花
这样子躺着，或者
飞起
永远只是一枚砂砾
一枚快乐的砂砾

(21.6.1987·《沙洲》新明日报)

类似自设废墟

——如果持续下去
我们就在废墟相见

我们看见，
看见随手抛出去的纸屑果皮，
又辗转回来，凌乱摆放在
木板床，洗手间
书桌上、衣柜里……

我们喊不出声音来。
四方响声连天。
青菜叶显得薄弱，蚊群稀疏
乾瘪的毛虫停滞在缓慢的成长。
蜕变的毛虫啊毛虫，
我们不曾欢呼，孩子不曾
蝴蝶也不曾飞来。

蝴蝶再也不飞来。
我们看见，汽车呼出的黑烟
又流转回来
弥漫整个城市，和村镇。
纵横的阡陌，鱼苗泯灭
白鹭鹭匆匆惊离，

纷纷坠下颓丧的羽毛
在农药的风中飞扬……

我们从来不习惯叹嘘，或者惋惜
沟壑里的蒸气不断上升；
铜壁般的情怀逐日暗黑了。
空气浓稠，沿着河堤荒芜堆积的残柱；
有人纵烧电线，
蜥蜴焚断尾巴逃命了。

我们懒于思考，
我们要休憩、回到
最隐密的居所、做爱、睡眠。
那岌岌的楼房在风中
恐吓着我们的光芒啊，
霓虹灯在喊些什么呢？

挣开挤拥的人群
我们要回到隐密的居所，
让我们回去吧，回去做爱
在垃圾里繁衍后代。

(1984年7月2日稿，1988年5月13日重修)

(1988年9月13日，《南洋文艺》南洋商报)

类似温和理想家

醒来，寂寞令人喜极而泣
当我睡去，仿佛四周
站满用雨珠低声讨论的大叶树

为了土地的生长
虫声沸腾
违背睡眠的禁忌
睡着而无聊、彷徨
把视线踌躇于远方

我的梦将落实在现状
坚持公理与正义
你看，忧伤风般逃避
经过热闹的囚房
有人说：「谁管得了失信？」

我的梦会落实在风中
纠缠不清的风里，不满
深深的不满

灵魂深锁着郁郁的疲惫
想个好藉口振奋自己

抚慰社会的伤口
是的，热忱足以引动人群

当我们的子嗣厮杀、缠斗
经济如日落西沉
庞大桀厉的幻象
在黑暗中夸张
生命乏人照顾
或刻意的忽略
是的，热情足以引动人群

为了土地的生长
为了生长的方向
我们都是流动的，在时间
因为爱使我们相依
因为恨而徒然别离
我们都是流动的风云

听到裸弃的尸身向命运谄笑
梦落实在生长的土地上
希望在黑暗中妥存
眼前不快事、或忧虑
摆设在疑惑的木屋中
我只有一根火柴
类似温和的理想家
点燃一室光明
以剩馀的温暖下酒

（稿于1988年5月8日，大山脚）

（1988年9月号，蕉风418）

类似初恋情节

隔着清浅的梦景
思绪储蓄着甜蜜
潮汐袭来，温柔地
体内的大海澎湃
(生命的退潮
显露枯乾的礁丛
偶尔也会有美丽的贝壳)

思绪储蓄着甜蜜
这长长的一生啊，
用孤寂来挥霍
来不及诉说的
临睡前详细纪录下来
今早你说
中午你说
晚上你说
你说你说你说
这长长的一生啊

(稿于1988年4月26日·大山脚)

(1988年九月号·蕉风418)

类似树的想法

开始时

一片树叶掉下来

一片树叶掉下来

树枝还在

树干还在

就是这样

我想

就是这样

我又想

眼睛只肯告诉自己这么多

或许并不是这样

一片树叶掉下来

一片树叶掉下来

并换着不同的姿势

在乾燥的时间中我闭眼

看见自己是一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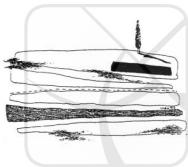
迎风散发

换掉破旧的衣裳

奋然盛装以一袭深绿

后记：陈绍安说写歌写多了，竟写不出诗。从前那种「以短短的原子笔写长长的诗句」的豪情不再。谨以此诗相赠。但愿不久的将来，能再读到他的诗。

(4.9.1990·《文艺春秋》星洲日报)



类似铁的柔情

——试拟四种通俗音乐版本

1. 抒情摇滚

噢，请把我放入沸腾熔炉
烧我捶我揍我，打成大刀
让我把恶习切掉
让我把颓丧的瘤割除

噢，生活本是烧熟的熔炉
灵魂是不易熔化的物质

噢噢，请把我放入沸腾熔炉
烧我捶我揍我，打成大钉
让我拽紧建筑物
在别人都当主梁时

噢噢噢，生活本是炽热的熔炉
灵魂是不易熔化的物质

那老铁匠把我置在砧板上
刻意的捶打，用力的捶打
默默接受，我在苦痛
被打造成型
一如那不听使唤的
命运

2. 重金属摇滚

噢，放我入沸腾熔炉

烧我

捶我

揍我

打成大，刀

把恶习切掉

把颓丧的瘤割除

噢噢，放入沸腾熔炉

烧我

捶我

揍我

打成大，钉

让我拽紧建筑物

在别人都当主梁时

噢噢噢，生活

那炽热的熔炉

不易熔化的物质

顽强的灵魂

固执的老铁匠

置我在砧板上

刻，意，捶，打

用，力，锤，打

默，默，接，受

我，苦，痛，中

被，打，成，型

一如

命运

3. 卡拉 OK 伴唱

风吹来的沙，冥冥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噢，请把我放入沸腾熔炉

烧我捶我揍我，打成大刀

让我把恶习切掉

让我把颓丧的瘤割除

别人的生命是镶金又包银

阮的生命不值钱

别人啊若开口是金言玉语

阮若是加讲话

险些出代志

噢噢，请把我放入沸腾熔炉

烧我捶我揍我，打成大钉

让我拽紧建筑物

在别人都当主梁时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那老铁匠把我置在砧板上

刻意的捶打，用力的锤打

默默接受，我在苦痛

被打造成型

一如那不听使唤的

命运

4. 狄斯可恰恰

噢，恰恰恰

请把我放入沸腾熔炉恰恰恰

烧我捶我揍我恰恰恰
打成大刀恰恰恰
让我把恶习切掉
让我把颓丧的瘤切除恰恰

噢噢，恰恰恰
请把我放入沸腾熔炉恰恰恰
烧我捶我揍我恰恰恰
打成大钉恰恰恰
让我拽紧建筑物
在别人都当主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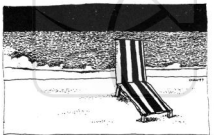
噢噢噢，恰恰恰
生活本是炽热的熔炉恰恰恰
灵魂是不易熔化的物质
那老铁匠把我置在砧板上
刻意的捶打恰恰恰
用力的捶打恰恰恰
默默接受，我在苦痛
被打造成型恰恰恰
一如那不听使唤的
命运，恰恰恰

后记：写诗十余年，对于意象、形式、格律、节奏种种美好的追求，不遗余力。总希望诗与歌能重新结合。诗歌本一家。虽然台湾诗人夏宇已用恰恰写过《某些双人舞》，现拾些牙慧，因为我喜欢极了恰恰恰。真希望有心人把这些诗谱成曲唱出来。

（稿于1992年12月2日，大山脚）

（1993年1月16日，星洲《文艺春秋》）

阳光时期



呈现甜美 对了
如胚芽温存着阳光

写给将来的儿子

祖父，那个人是我父亲
在胶林里，在风雨中
没有良好的家世与学识。
要我读完大学，
做医生、律师
你爸，年轻时出洋留学
专修教育思想，
可是迷恋诗词，
曾经结社、油印刊物
为着虚无的意象叹息。
这种心情，因为强烈愤懑。

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曾经激动，那一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经济不景，埋怨自己
竟怀疑自己念教育。

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如今我在工作的编辑室，
为打标题伤脑筋；
到底要用那种字眼，
才不会引起无谓困扰？

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五年啦，五年又过去
和你妈结婚，
因为很多朋友都结婚。
结果生下了你，
我们唯一的儿子，
陈佳、对了陈佳
佳，好也
就是你的名。

将来我们都会老去，
躲在人群中抗议、或沉默
所以继续积蓄，
努力工作；
这无非是：
你将来也可出国留学，
或者移民。
对了，一定要念教育。

（稿于1986年10月10日，八打灵）

（1986年11月2日，（沙洲）新明日报）

脱落的页片

1

一个人生应该只要一件东西，
专注地要它，那就得到了。

R 来信叮咛：
在生命的领域里多种植花树，
成长的人格需要放晴。
许久不曾温暖的思维，
将被慵懒的藤蔓攀缠。

成长的人格结构需要放晴，
即使在阴霾的笼罩下；
黑暗也不会凝聚成墙。
我的爱不妥协于一切
· 不妥协于修辞学上的夸饰。

许久不曾温暖的思维啊，
· 将停驻在尘封的库房。
生活，不甚顺畅的流水，
· 将成一湖死水，像闭塞的爱情，
随着落叶腐朽。

事实上我渴望、期待一切，
一件件耀眼的东西从梦里走出，
来不及抓紧就醒转过来，
像虚无的烟雾；
像绝对的爱情；
像极端的欲望……………

(稿于 1984 年 10 月 30 日)

2

时间到底会改变，
生活总在期待甚么？
感情是微风拂过，
写不成诗的，逐渐沉淀梦里

推敲时间的韵脚，
落叶凋萎，以飘零的速度
生活总在期待什么？
风花雪月，逝水流年

卡缪老头似乎曾经说过：
人必须生存，必须创造。
人必须生存，
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回覆 R 的来信：
知道该怎样，
活得比以前更好；
时间到底会改变。

对一切都不必绝望，
即使带着模糊的希望，
每个早晨醒来。
生活总在期待甚么。

（稿于 1986 年 10 月 18 日，八打灵）

（1986 年 11 月 9 日，新明日报《沙洲》）



我急着完成一首 阳光的诗

我急着完成一首阳光的诗，
窗外的豪雨似乎又回来了。
关拢不住我的心，这场磅礴，
枯坐在窗前读书、思考；
禁欲的灵魂不安地蠕动……

诗人在江畔行吟，
墨客观察人与世。
陈旧的文学史因长久潮湿而腐蚀，
潮湿的整个时代啊；
我们的泪泉即将乾涸了。

墨客观察人与世，
家国的颂赞；市井的疾痛，
历历微颤的文字，
秉持这种信念的人，
毕竟逐渐稀少了。

陈旧的文学史
朦胧的意象；泛滥的情欲
还说革命
翻开崭新的一页

总是等不到那一个人。

我急着完成一首阳光的诗
长久以来不冀求意象的晦涩；
风格之奇丽、名誉之奇妄，
只要作品能诞生，
不论花多大的努力。

长久以来不冀求意象的晦涩，
常觉得自己没有创作适合的诗；
在云层筑造楼阁；
在梦土寻找初绽的蔷薇煦阳；
总是利用美好的想像力，庞大的自我主义。

反对自己，极度抗拒
在诗中规范价值观。
记录经验、或者大自然
掀开生气和美感，赞成自我
总是利用广闊的想像力。

有人说写诗也不见得重要，
委屈地生活，在裂缝中挣扎。
在低沉里想到奋起，
我急着完成一首阳光的诗；
我急着。

（稿于 1984 年 10 月 29 日，
定稿于 1986 年 10 月 19 日）

酸酵为了成形

1.

在欲海里有被溺毙的危险，
在沉溺之后，
失去记忆之前；
支撑的手掌就在海底哪！
转身向海吧！
你宽阔的爱情，我沉陷。

2.

在我睡眠的左边，
偏向绯红的梦境，
呈现甜美，对了
如胚芽温存着阳光。
在我情绪郁闷的这一边，
倾向灰暗的想念浓浊了。

3.

脸颊贴在记忆的胸膛，
潮声在远处冲刷生命的棱角，
呵，生命总在服侍什么？

4.

请原谅我身为平庸男子
爱情，只燃烧一次
如此骄傲，正经一次
在衰老的边缘
为堆叠的岁月眉批与注释

5.

心情沼泽，
思想冰冻，
情绪断翅，
意志萎缩，
理想隐遁。

6.

灌以数万年的光能，
枯树拖出顾长的身影。
注以数亿年的爱情，
无端的虚空你且远离。
一个人的生活我已疲倦，
爱你，生命回到上个世纪。

7.

我是善于咏叹的诗人。
坚信写出一首诗来，
世界就增加一分灵气
妻说：「你今年有调薪吗？」

8.

偃卧在忧郁之下，
请用微温的睡意，
抚我以静止的冲动。
(别碰摸隐藏的伤口！)
倦累，我一直都不太了解
记住临睡前关灯。
覆盖着哀愁，
掀开梦域最欣悦的帘幕。

9.

我要控制光影，
说一说你的梦幻吧！
试以真实的，诚恳的态度
耗费整整的一生在等待，
等待遥远的，似乎可以看得见
或者是永远都不会
说一说你的梦幻吧！

10.

我们势必晦涩下去，
深奥的意象。
因为分裂呈现华丽。
空气的敏感流动，
醒醉为了成形。
当周围靠拢而来的压力
用脚写字，记录寓言
老虎维持着良善，
绵羊用云移的脚步，
溜进我们宿命的花园。

我们势必晦涩下去，
在信任挥袖离去，
又如不安，或不快乐
藏起任何状况，
包括活生生的自己。

11.

只要去倾听偶然，
拆脱积木的意识，
重组纯粹的生活。

12.

死者的哀怨完完整整地存在
散步拐杖的夸张
一如阳具，血气方刚的饱满
阳光迸射，洗礼胡须
用手舞蹈，用手舞蹈
对着懒汉的跳蚤欢呼。
他们进入温暖，
感觉是最初的精虫，
弯腰挺进。
时光停驻在青年时期的营地，
且急速驶进墓地。

13.

庞大禁厉的权势，
我们生活中亲爱的仇恨
在时间，我们都是流动的
在生长的净土上，
我们腐朽。

14.

顽石如我，请勿遗忘
赐我时间，时间，时间
孕育、提炼、升华
赐我火花，
爆裂，耀眼刺目的才华

15.

人间喧腾一些情绪，
譬如笼鸟诠释尘埃的歌曲，
一向来的抒情传统，
依偎着熟悉的情怀，
在此后比较黑暗的时期，
谁敢偏往逆风的方向探索，
祖先遗留下来未完的迁徙，
还有埋怨与善忌。
人间喧腾一些情绪，
在广袤阡陌的中心，
人们习惯了稻草人的姿势，
麻雀啁啾因为自然的噪音。

(稿于1987年1月19日，八打灵)

马来西亚离骚

——热情冷却在最易冲动的时代晚期

我相信是晚期了

走，灵均

去看看我们的国土

乱纷纷的都是自己人

请以热沸的心情去看我们

热爱得忧忡的国土

反覆迂回，灵均啊

穿越唐人街与甘榜

你看，曾经团聚的族群

在今日疏隔的圈篱中

吆喝起落，各自盘算

灵均啊，我必须告诉你

吉隆坡无大霸高山

低平的沼泽，总是

找不到远望的人

城市雨季还没开始，灵均

我带你去湖滨公园

带你去博物馆看恐龙

哈，恐龙

真的有恐龙的人

看高耸的背脊是断裂的弓
看空洞的头颅
似乎满溢的智慧倾泻

灵均，这儿的博物馆
问起中国的龙，我哑然
或许龙进不了门
一直藏在深山峻岭
或许我们的龙已死
或许云层浓浊
龙翻不了身
衰老疲惫，或放弃

灵均，即使生命濒临绝境
渔父劝言犹在耳：
「随波逐流，与世推移
不必停滞在无法实现的梦」

梦远，火种将熄
思想的粗糙
屡屡挫伤深藏的棱角

灵均，时间会改变
我的孩子，在快餐店
在马来西亚
并不认识你
将来喜怒哀乐方程式
易解溶，无所谓对立
民族主义雷同冰块
传统分辨能力浅薄

那一直成为我的痛
写诗、愤懑、深深的不快
我们的爱恋
全然是我们自己的事

走，灵均
去梳邦机场拍照
在出境的牌子下
他们和着信心，围拢
像不再回来的候鸟
别问我发生何事
这一直都是持续的

除了风，
全然的空白
怎能传达伪造的谣言
成年以前，「人似花」我想
花园容许各种色彩
啊？这无非是
成年以前的纯粹想法

灵均，想必他们都耸然动容了
特意摒置视线外的景致
迂回独行，相隔着幸福
远方的教堂钟声
响起他们鸟瞰的叹息
晚祷声流进冷清的街街
想必知道，经济萧条时节
他们豢养的愤懑逐渐长大
误会的垄断

使得感情停滞
财富的分享逐渐减少

灵均，毗邻而居的恨
原是我们最爱的兄弟
因为如此，我甚至是个过客
常常陷入不设防的颓势
说不出一个理由

灵均，你回去吧
是不必说出理由来
意识清明的早晨醒来
我相信阳光与爱
尤其是爱

(1987年6月9日初稿，7月15日重修)

他妈的不公平

我们痛恨别人施压的重量
在隐形的天平上显得不平衡
一九八五年八月（颂歌）

时常在刻意安排下竞争
我们比不上
偶尔在特定施压下喘息
我们不快乐（我要小便）
不快乐，真的不快乐

不快乐又如何？除了小便
把预先切好的蛋糕分给你
吃不吃，你的事
丢不丢，在于你
他们不在乎（他们会在乎吗？）

他们不在乎，他们微笑
我们逐渐不在意
有甚么吃甚么
没甚么就放弃
静静静地生活

静静静地过生活
变得无所需求，点头，敬礼
当被问及喜不喜欢这个环境

我们好像说不出来（我要大便）
有人拒绝回答

有人拒绝回答，一定的
因为对爱还有一分保留
恐惧与疑虑结伴而来
在信心边缘驻扎营地
许多人仍旧不在意

许多人仍旧不在意
树胶林仍旧落叶
季候风仍旧刮起
建筑工程仍旧进行
当然，明早的太阳仍旧爬起

明早太阳仍旧爬起
自然升过银行的屋顶
公平赐予不同的肤色与土地
再赶在黄昏时回去
所以许多人凡事不在意

管它许多人是否在意
关怀社会，用诗见证
在卅岁后逐渐丧失勇气前
仍有深深莫名的忧愁与愤懑
还时常提醒你
这真他妈的
不公平

（稿于1989年1月27日，大山脚）

（1989年3月9日，〈南洋文艺〉南洋商报）

继续做爱（增定版）

——一只贮满情趣的囊，因生活
不断挤压而显得空虚。

在床褥的深处
红花及蓓蕾，在梦的边缘
在半醒的泥沼，企图挣扎
金融股票报导后
最后新闻播完了

最后新闻播完了
远方的战事还继续着
我抛弃报纸的真实
脱落的鞋
在地板的怀抱温存
固执喜欢这样的方式
或人

山后发现杂芜洞穴的讶异
或兽，寻觅熟悉的气息
当我严重挫败回来
原谅眼睛，倒置看下去
让我仰头迎风
疲惫的小男人主义复苏了

在床褥深处
譬如这样拖延，消耗时间

用特定姿势想像
窗外风景
因烦躁显得燥热郁闷
我们是孤独的运动者
在自己的体育馆
抹汗、弓身
也许是有点狂妄的想像
有点无聊的充实
生活停滞不前
要证实生命流畅，真的
让我在无尘的风中舒发吧！
像一朵雨后绽放的木槿花

我要舒放
日子绑紧的装束
松懈堆积成山，整顿想像
不再犹豫
继续吧！

(初稿于1988年11月11日，修定于1989年1月4日)
(1989年3月号，蕉风424期)

日益壮大的颓废

我转身面向明天
还能勃起、感觉
迹像模糊如盘蛇在梦的青蛇
微微地睡去
轻轻地醒来

(Yeah Yeah Yeah
打开你无私的胸怀
照亮我，前方的烟火
我欲燃烧
燃烧)

要我醒来鸟瞰今天吗？
沉重的岁月规划书
因昨夜停电暂停制作
生活不曾被公平对待
身体尚存许多
未被开发的矿田
意识封锁逐渐成形的恶习

(Yeah Yeah Yeah
推翻你稳固的成见
牵引我，前方的星光

我想说话
说话)

大声说话，或故意忘记
然后走远，离去
雪掩盖良知的山崩
做爱，Yeah
终日和你依偎，堕落
日益壮大的颓废
坦荡荡搬进心房
与我成长，衰老

(1984年5月12日，《文艺春秋》星洲日报)

我相信大床啊

紧接一天的生活之役后
把弹孔累累的躯体摊开
那么真实地
大床用它秘密的酸液
试着溶解那些挫折感
把海鸥召来
啄食慢慢滋长的颓丧

我相信大床啊
革命时期的风吹起
漂浮，让我漂浮
过量的欲望凝为珊瑚礁

我相信大床啊
被单覆盖如绷布
缠捆，沉溺下去
丰腴的幸福显得肿胀

我相信大床啊
请用浓郁的盐分
生生不息的叮咛
冲刷着我的意志

弃置梦想的残骸
换上簇新的肤色
翻过身来，喘息
无意摇动一个暖和的亲吻
那一度使我惆怅的
相拥成眠的昨日
匆匆离开倦怠的海
醒来的今日
重新出征
和我的神

(1990年2月9日，《文艺春秋》星洲日报)

夜间不定的想像

结婚当日还没完成的
我们策划心愿的延长法则
整个晚上
建筑工场的钉桩声回响
「我已准备好了，
绝不食言，后悔。」

为我生个孩子
我们都已准备好了
名字、教育、医药费
耗尽整个晚上
设计心愿延长的办法
黑暗哀愁逐寸陷落
远处建筑工场的钉桩继续
假借钢铁的意志
钻探你的柔情

因为太饱满的睡眠
每天起床后始觉得
床柱逐日深陷下去
城市的生殖率上升
可不可以这样下去

时日无多你没忘记
要完成的诗句尚多

为我生个孩子
假若环境再恶劣
不公平的事仍频繁
因为肤色、语言、情绪
我们都已准备好了
甚至庞大的迁移费

(稿于 1990 年 2 月 27 日，大山脚)

(1990 年 3 月 29 日，《南洋文艺》南洋商报)



沉默已很困倦

——写给卅岁的我

据说他的沉默已很困倦了
像年老的河流
屈服于空旷的田野
忠顺地随它的曲折缓流
忧郁地
沉重地

他说他的沉默已很困倦了
像一列勇往直前的火车
在一段段由轨道决定的途中
轧轧轧在每一个驿站停驻
不能超速
不能越轨

他的沉默已很困倦了
日子的新页终会枯黄的
因为过于沉寂令人凋敝
不知谁说过：「沉默是一枚地雷。」
他将引爆。
让自己开成一朵花
悲壮地
喜悦地

沉默已很困倦
尘垢越积越厚
湍急的流水越流越慢
缓缓流过平坦的土地
枯枝将会发出新芽
别担心转弯处的风景
真的
真的

(稿于 1990 年 5 月 10 日·大山脚)

(1990 年 5 月 30,《南洋文艺》南洋商报)



读《鸟权》直喊 他妈的

——致鸟诗人方昂

停下来，我带你去鸟店
隔着笼栅，看见你张大嘴
仿佛声音直接地自舌根发出
不带预防、掩饰、节制
仿佛声音也渗杂着一丝不快
就是他妈的心头栖止的
那只白鸟
利锐的喙，藏在突出的喉头边

你看盛世的阳光下
在荒芜的广场中央
竞相争食的鸽群拢集过来
聒噪、贪婪、势利
这就为什么他妈的
心头栖止的
那只白鸟
狡黠地振翅
飞起

白鸟振翅飞起

诗是偶然落下来的羽毛
随地检拾梦呓的碎片，我叹息
这就是为什么
你是他妈的如此令人颤动
无声地在深邃宁静的心湖
以翅拍水，如同一叶行舟
芦苇丛中竖起惊悚的期盼
划过湖面

此刻，不由令人乍然想起
那些直排的诗句
已幻化为不安的鸟
「一切都是出于善意。」我说
走出鸟店，他妈的
看见那只白鸟
仍站在雨后的电线杆上
啁啾

后记：方昂有诗集《夜莺》与《鸟权》，且计划出版等三本诗集，取名《白鸟》。我建议他不如改名《蓝鸟》更佳。他嗜鸟如命，所以我戏谑称他为「鸟诗人」。

（稿于1990年5月19日，大山脚）

（1990年6月5日，《文艺春秋》星洲日报）

向黑夜敬礼

——我不忍黑暗，我写诗。

似乎没有预期和决定
赭红色的屋瓦
承担过重的光热
涉过日间的生活磁场
黑影对我说：
「我们的行程啊
不因日益扩展的挫折感休止……」

没有预期的约定
风猛吹，索性熄灯
猫头鹰在山后鸣叫
黑蝙蝠用巨翼的叹息抚慰
而情人们都睡在床上
拥抱着他们全部的暖和

那些在白天出走的精灵
沿着黑夜垂落的藤蔓
纷纷回来找寻主人了
脑袋终于脱掉枷锁
声带可以畅通了
心怀满贮着一簇簇的烟花

用心火燃烧
用心跳思考
用思想笔录
用心思懷亮寂静
文字的萤火虫闪烁
根据我对于夜的忠诚
黑影欢呼：
「万岁，万万岁！」

那些被恶梦牵引的群众
将凑成庄严的彩色仪仗队
游行到浅蓝色的格子
实实在在，我不由自主地
立正、敬礼
鼓掌
谁向空中鸣枪十二响
啊，黑夜庆典多热闹

(1990年6月22日，(文艺春秋)星洲日报)

Year, Year, Year

——贺《激荡工作坊》三周岁

橱柜底层枯黄的 1987 节目单
和票根以及暗哑的喝采以及
步出巨兽腹穴似的音乐厅后……

关于大马的华语歌曲
像僵般十分不不长进
到处不了情处处怀旧
你尝试以败坏的诗句
谱写拯救耳膜的曲调
有人爱在音乐会放屁
有人赞成舞台上种花
大家喜欢 Year · Year · Year

你记得那一夜不回家
爱唱歌的青少年失眠
在茶坊喝酒秘密结社
终于都拥有我们的歌
用来松懈缠人的死结
张大嘴于是我们唱歌
突兀地想及远方战火
即使我们已如此亲爱
仍旧继续 Year · Year · Year

你总是想到最后落幕
歌者在杂乱的布景前
拍紧紧拢集的团体照
“Year”摄影师说开口
让光影一次一次记录
让听众逐日逐月增加
随音乐摇摆起身喊叫
在场次与场次沉默中
自由交谈抽烟上厕所

你总是坦荡荡地追悔
带着少量的歉疚包袱
最先领队也最早离开
轻易忘记曾切指立誓
一些人陆续离散纷飞
另一些人接着跟上去
无人调整感伤的气氛
只用即兴的节拍音符
继续继续 Year, Year, Year

你总是想要离家出走
壁虎遇敌般切断尾部
你想做坏事且计划着
末日前的荒淫的嬉戏
布置梦域你想写好诗
添购情绪舞鞋与钢琴
煽动年轻歌者写新歌
有时取钱币占卜决定
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

你总是想要离家出走
集体不回家的那一夜
设定为年度的大节庆
邀集爱唱歌的小孩童
还有街头张望的成人
你预测空气中的暗流
将形成一股湍急流派
激起无数无数个喷嚏
且还是继续 Year, Year, Year

点燃三根烛你听到殷切的心跳
饥饿的歌者听众推开散场的门
张开大口试探着再找好东西吃
在历史还未改变听觉器官前
你扭转时代的发声法
我们将继续 Year, Year, Year, Year 下去

■故意把“Yeah”写成“Year”，三个 Year 不就是三年吗？且 Yeah 与 Year 的读音十分相似。

(稿于 1990 年 9 月 25 日，大山脚)

(1990 年 10 月 6 日，《文艺春秋》星洲日报)

后记：出发

10-7-97

加缪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中说：「一个能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有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的幻觉和光明消失了，人便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救赎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同时又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在分离，演员与舞台布景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今天和卡缪聊了一个下午，卡缪总是不说话，噢，其实我是自言自语。我总是喜欢这样。

11-7-97

下班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总想赤裸裸地卧躺在浴盆里。忽然想到自己很像一尾离水太久的鱼，很想回归水的怀抱。为什么我不是鱼？如果我一尾会写诗的鱼，我要把诗写在哪里？或者我们就是不存活的鱼，每天都在生活海洋里招游。最好不要搞清楚，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不是鱼，不是浴盆，也不是人，但这又意味着一切。既是鱼，也是浴盆，也是人，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13-7-97

诗不一定要有连贯完整的情节，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要有开端、高潮、结尾的顺序。意象可以是支离破碎的，诗也不一定要有题目。

但是明确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明确的感觉。我相信感觉。今天午后，六个多月大的二女儿刚睡醒，看到我走向她，竟发出她生命中的第一句话：「爸爸！」“爸爸”真像是一阵雷声。

14-7-97

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有时也不知道自己是为谁忙碌？梦在心的深处萌芽，有时只是为了一双会飞的翅膀。想飞到更远的地方，只因为远方总是美好的。美好的也是永远得不到的。啊，让我们飞翔的翅膀，飞回熟悉的笼子吧！

16-7-97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 1937-)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作家，曾在小说中提出了“热寂说”，即宇宙中的热能散发完后会冷却下来，整个世界将会冷冻。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活动也能用“热寂”法则来解释，各种狂热在热量消耗光之后都会冷却，趋向死亡。今天大家都很狂热的写作，我很担心狂热在热量消耗光之后的冷却。在预知的冷却前，我们要99%的狂热，剩下的一巴仙也是狂热。

18-7-97

这样的书写方式或许很疲累。每天苦苦经营一首诗。生活给予的舒适和轻松，我竟搁置一旁。每个人都这样的出门工作，黄昏回家，有的甚至搞不清楚早晨和黄昏。我们之中或许感受一致，而实质是并不相同。我的笔累倦时，也将丧失对时间的全部感受。趁着笔还健壮时，我要把时间的感觉全部储存在个人的速写簿里，即便是柔嫩还未成形的。

20-7-97

先谈一谈从学者专家那里读来的文学观念：

西方传统文学理论强调意义的阐释。

现代主义虽然标举反传统，但仍然认为最终的未变更的绝对意义（它的存在）生来即存在文学艺术品之中。

后现代主义根本否认意义的存在，因而拒绝阐释。

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文本强调表演和形式，甚于意义和内容；拒绝对语言或其他元素作有意识的选择，因而其作品力避首尾一致的安排，而诉诸感官的直接性。

有时觉得自己在写诗时，强调表演和形式，甚于意义和内容。现代诗一定要强调意义和阐释吗？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读不懂我的诗没关系，请不要强硬阐释。我的诗拒绝阐释。

21-7-97

每天睡觉前，仿佛都听到急速的时间车轮已迫近身后的声音。回头看自己写诗，竟也有廿余年的时间了。但每次拿起笔来，都感觉自己好像是刚开始一样。我现在是在地球的晌午，太阳的最高处，是年富力强的时刻，但我也有敏锐地感到迟暮的年华和死亡将快速地、秘密地来临。如果还不赶快写作，似乎一切都来不及了。

22-7-97

我一边写诗一边思考，一只蚂蚁停步在稿纸上，竟睡着了。我就让它睡在蓝格子里。蚂蚁是不是也喜欢这么甜美的诗呢？

23-7-97

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体验。我总是这么认为。

往昔诗歌那种英雄式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斗争，令我们不屑一看。

现在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个人心灵的大海。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哪怕它是压抑的、卑俗的，甚至是变态的。

24-7-97

年少时急着长大离家，有时是为了逃避、有时离开，有时是不为了什么。后来又心急地回家，那是为了亲情、友情、或者也不为了什么。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开始时再策划另一次离开，后来就留下来，结婚生子，继续写诗，结果一年过了又一年。偶尔有许多的不满与不安，有时也还会沉溺在往昔的理想热情。生活就是这样，每一逃离是新的出发。歌手唱着：「我也很想能变快乐，我也很想妈的不沮丧。」对啊，为什么要他妈的沮丧？每一天都是新的出发，离开后又回来。

25-7-97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我说要在三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三本诗集，书名叫《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结果十四年后，我才把它出版。谢谢《德麟文丛》编审的慧眼。

这本诗集收录的是我于1984年至1990年的作品（除了《1991年5月4日给Blue》）。1990年以后的作品，就留待他日整理成册出版。

这本诗集要特别献给挚爱的妻子马巧芸。她永远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我灵感的泉源。这本诗集就当做献给我们的结婚十周年纪念礼物。

谢谢赵少杰的内面插图及摄影。

德麟文丛 (第三辑)

— 编辑委员会 —

赞 助 人：拿督斯里张德麟

顾 问：方北方、姚 拓

翠 园、原上草

主 编：(正) 云里风

(副) 碧 澄

责任编辑：马 汉

编辑委员：陈政欣、小 黑、戴小华

陈雪风、陈应德、吴天才

李忆荇、马 峯、年 红

爱 薇、梁志庆、李锦宗

永乐多斯

德麟文丛（第三辑）④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诗集） 陳登華著

翻 印 人：沈钧积

主 编：（正）云里风 （副）曾 澄

责任编辑：马 汉

审 稿 者：陈政欣、年 红、梁志庆

封面设计：吴 波

主 办：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 Persatuan Hin Ann, Hulu Langat,
15-3, Jalan S 10 / 2, Section 10,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出版 / 发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Malaysia.

Tel: 607 - 3316288

Fax: 607 - 3329201

销售处：9, Jalan P / 18,

Taman Industri Selaman,

Sekyen 10, Bandar Baru Bangi,

43650 Bangi,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 - 8202818

Fax: 603 - 8261223

打字 / 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初 版：1998 年

印 刷：志良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83 - 50 - 1900 -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更换）

1. 醒来路上
(评论集)
□ 潘亚敬著
2. 中国当代文坛名家
(史料集)
□ 陈学夫 / 陈学炳合著
3. 沙巴传奇
(诗集)
□ 冰谷著
4.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诗集)
□ 陈强华著
5. 嬉染炎天
(散文集)
□ 邱蔚著
6. 留任一季的芳香
(散文集)
□ 孙天心著
7. 田原小记
(散文集)
□ 田思著
8. 族语
(杂文集)
□ 穆波著
9. 万水千山
(小说集)
□ 艾斯著
10. 美的错觉
(小说集)
□ 叶雷著
11. 世闻情
(小说集)
□ 马岩著
12. 野店
(小说集)
□ 潘雨桐著



陈强华

陈强华 1960年生于杭州大山脚镇。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毕业。目前任教于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曾创办「魔鬼俱乐部」诗社(1991年4月)，以及《魔鬼俱乐部》诗杂志(1994年9月)，并曾主编《金石诗刊》、参与编辑《马华诗作诗选》(陈大为主编1996年)。

著有：诗集《烟雨月》(大马：棕榈出版社，1979年)、诗集《化装舞会》(台湾：大马新闻杂志社，1984年)、诗集《一天，一天。》(与赵少杰及黄丽菁合著。大马：一天出版社，1997年)、散文集《请把爱情当一回事》(大马：日新独中华文学会1992年)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09125-H)

NC00216

ISBN 983 50 1900 2



9 789835 019005



陈强华

陈强华 1960年生于槟州大山脚镇，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毕业，目前任教于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曾创办「魔鬼俱乐部」诗社（1991年4月），以及《魔鬼俱乐部》诗杂志（1994年9月），并曾主编《金石诗刊》，参与编辑《马华当作诗选》（陈大为主编1996年）。

著有：诗集《烟雨月》（大马：棕榈出版社，1979年）、诗集《化妆舞会》（台湾：大马新闻杂志社，1984年）、诗集《一天，一天。》（与赵少杰及黄丽蓉合著。大马：一天出版社，1997年）、散文集《请把爱情当一回事》（大马：日新独立中华文学会1992年）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89120-H)

NC00216

ISBN 983 50 1900 2



9 789835 019005

诗集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陈强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5 日